

唐朝晖 著

镜像的衍生

仪式

我的背后有个人

有人说

细微错误

转身与出手

镜子的表演

遗忘与错位之美

上瘾性物质，哦，酒

他人是面具

城市经

快乐的记忆

藏与露

记忆之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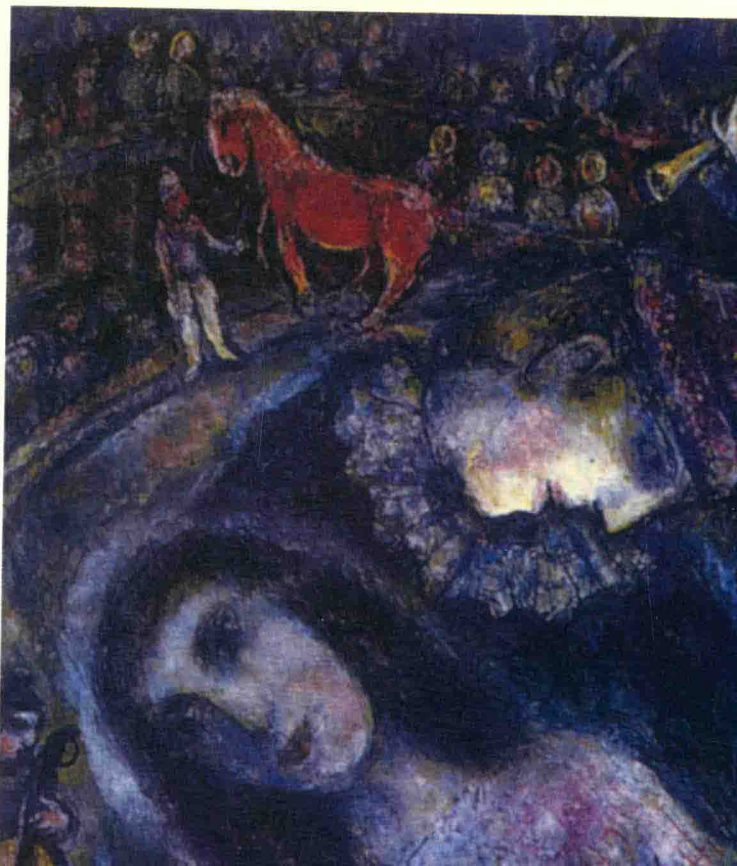
气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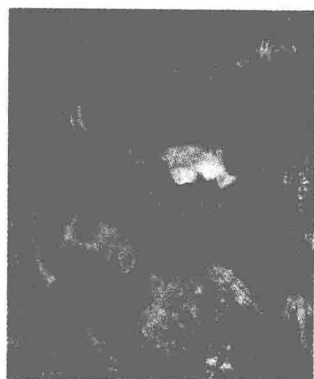
紧张，以及旋



“在场散文”书系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



镜像的衍生

唐朝晖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镜像的衍生 / 唐朝晖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, 2011.8

(在场散文书系)

ISBN 978-7-5469-1711-5

I. ①镜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72935 号

选题策划 王 族

责任编辑 严国仁

封面设计 党 红

在场散文书系

镜像的衍生

著 者	唐朝晖
制 作	乌鲁木齐标杆集书刊设计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西北路 1085 号
邮 编	830000
印 刷	三河市信达兴印刷厂
开 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8.25
字 数	190 千字
版 次	2011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69-1711-5
定 价	16.00 元

唐朝晖·作品



“在场散文”书系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在场的旗帜是介入

——“在场散文”书系总序

◆周闻道

以存在意义的显现为指向的在场，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介入。或者说，在场主义的旗帜就是介入。

按照语词含义，介入，就是“插入两者之间进行干预”。它至少包含了三层含义：一是深入的，而不是表面的。是“插入其间”。二是积极主动的，而不是消极被动。“介入”本身，就是一种主动出击，而不是守株待兔。三要“干预”。不仅仅是了解，也不是旁观，而是要以社会公义和普适价值，激浊扬清，匡正时弊。在场写作的介入，强调作家的使命和责任，强调散文的身份、地位和境界；提倡散文要扎入最深处的痛，要贴近灵魂，体贴底层，揭示真相，承担苦难。

介入是由在场的本质决定的。在场要求最充分地显现存在的意义，而现实又往往把意义遮蔽在重重迷雾之中，在获取真实、真相，抵达本真的途中，必然会遭遇许多不可避免的阻

隔。面对这些阻隔,是回避,绕道,折中,还是迎头而上,破除它,越过它?这不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,而且决定是在场还是缺席。在场需要有介入的勇敢和责任感、使命感、紧迫感;在场主义认为,介入就是“去蔽”、“揭示”和“展现”,是在作家的良知与责任驱使下,对本真,或真理、真相抵达的勇气。

介入的主体是作家。写作是作家的写作,存在首先是作家的存在。一位作家,并不是散文写好了就在场了。真正的勇士,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;真正的在场写作,要正视苦难,敢于担当。作家的存在状态,社会意识,政治意识,悲悯意识,不仅反映了是否介入,怎样介入,而且反映出作家对社会的态度和立场。只有通过对社会的深度阅读,对生命的透彻了解,才能抓住社会的本质;只有抓住了社会的本质,才能抓住时代的核心;只有抓住了时代的核心,才能获得时代的人心;只有获得了时代的人心,作家及其作品才获得了永恒的生命。这既是生活的逻辑,也是写作的逻辑,更是在场的介入要求。

作家应有强烈的介入意识。现实情况是,我们的不少作家,似乎更喜欢古典文人学士式的儒闲优雅,更接近于庄子式的逍遥。这种看似出世、超然的精神状态,不仅与时代严重疏离,而且由于它对现实的逃避,对场的缺席,必然与本真的方向背道而驰,结果是走进精神的牢笼。有的作家虽然写了现实与苦难,但从中看不出作家的主体意识,没有介入、悲悯与担

当。他们要么与惨淡的现实和平共处，要么隔岸观火，要么把玩欣赏。显然，这不是介入，不是在场，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可取的。一个追求在场写作的作家，不能忽视介入的意义和责任，不应该逃避现实，逃避当下，逃避生命中的苦难与疼痛。要有自己坚定的信念，担当的责任感，介入的主体意识。正如《在场主义宣言》中写到的：要“面向事物本身”，强调经验的直接性、无遮蔽性和敞开性；散文写作“在场”的唯一路径是介入。可以说，当下的介入观，是在场精神的核心意义。

介入的重点是当下现实。追求在场，最大的场是什么，在哪里？不在历史的陈迹碎片中，也不在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式的桃花源里，更不在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。而在当下，在身边，在我们身在其中的社会现实。面对现实，作家要么介入，要么逃避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。只要你坚守对时代的在场，而不是缺席，就必须积极介入，敢于介入，善于介入，在介入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和写作的意义。这是在场主义介入观的根本要求。在场主义坚信，对人类、民族和国家当下现实的关怀，超过任何无病呻吟的个人情绪宣泄。这是在场写作的生命之源。

在场主义的介入是指向精神层面的。精神的在场提醒写作者：不要以为自己已获得全部的答案，永远是未知多过已知，缺席多于在场；要用灵魂贴近对象，而不是停留于表面；真正的在场，不是一知半解式的自以为是，而是精神对本真最大

限度的接近、了解与呈现；而去蔽的力度，敞亮的程度，抵达本真的深度，决定了在场的状态。同样，在场写作要求作家不要高高在上，悬浮于云雾之间，而要俯下身子，贴近大地，贴近生命；不要热衷于一些浮华幻象，满足于浅表的真实，而要深入事物内里，窥测隐匿于深处的秘密；不要盲人摸象，囿于一隅的局部真实，而要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统揽全部的真谛；不要游移于某个维度的界域，忽视了结构对本真的影响，让多维的、立体的真实被遮蔽其内。当做到了这一切，我们的精神境界，便抵达了接近本真的自由王国，也就真正地精神在场了；而精神的自由，也同时在这种在场中得到最好的实现。

在场主义的介入具有鲜明的意义指向。充分显现存在的意义，是在场的本身含义，也是在场主义追求的目标；或者说，在场主义的介入核心是意义。而所谓意义，可以理解为世界存在的终极价值，而不是某个人随意的狭隘的精神赋予；它是对存在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的综合价值评判，具有公义性、积极性、普适性和鲜活性特点。在场写作的价值，不能在背离现实，背离本真，忽视意义中去寻找，而要在介入现实中，在最大限度地、不受约束地对本真、真相或真理的接近中获得。背离本真，忽视意义，不仅不是积极的介入，而且是对介入价值的消解。还要明白，最真实有效、最有价值的意义，既不在绝对的可中，也不在绝对的不可中，而在可与不可的互相对抗、互相让步的良性结

构中。越是接近本真的精神,越具有介入价值。反过来说,介入的价值和意义,只有在接近本真中才可验证。在场写作,就是通过介入,最大限度地把存在的终极价值显现出来。

介入是依靠语言来实现的。如何表现事物的本真面貌,揭示存在意义,传达世界的终极价值,作为一个作家来说,唯一的方式就是写作,用语言来表现,“说出”或介入。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,“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,对语言的驱使有多大,世界就有多大。语言不是工具,而是我们的存在方式”。但是,语言真的能够完美表达吗?或者说,就算这个作家已洞察了世界的奥秘,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,想介入,敢介入了,在他的写文本化后的语言,真的能够完美地表达他内心的想法吗?事实并非尽然。

揭示存在意义的方式有很多种。写作是一种,还有“艺术语言”。比如音乐的声音,绘画的色彩,舞蹈的肢体。它们对世界本真的表达,或许更加形象生动准确。蒙娜丽莎的一个微笑、维纳斯的一肢断臂,耗尽了我们多少文字都无法说清楚。禅宗根本就不相信语言,他们提出“教外别传,不立文字。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”,他们实现精神自由的方式是“棒喝”,在“棒喝”中彻悟,“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”。但是作家不能。作家对现实的介入,只能用语言。我们必须尊重语言,依靠语言,用好语言,敬畏语言。相信语言的力量能够全面地彻底地“直

指人心”；相信语言不仅仅是在场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，它甚至是全部的答案。苏轼对语言是有绝对自信的，他语言的境界以“辞达”为止。因此，不是需不需要用语言表达，语言能不能表达的问题，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语言，或者用什么语言表达的问题。应当说，语言的在场，就是最有效的途径。

在场主义所说的语言介入，就是“追求语言的敞开、澄明与本真。”“敞开”就是开放，打破陈言熟语的约束，探索语言的多种可能，展现语言的多个侧面。这是一个破解的过程。但是，探索不是目的。当我们把语言的多个侧面展示出来后，我们需要沉淀，达到语言“澄明”的效果。这就如同太阳光经过三棱镜后会现出七色彩虹。三棱镜不是将太阳的色彩变异，而是还原，回归本真。还原的目的，是要实现语言的本真。雷蒙德·卡佛说：“我曾无意听到作家沃尔夫对他的学生说：‘别耍廉价的花招。’这句话也该写在一张卡片上。我还要更进一步：‘别耍花招’，句号。”“别耍花招”，这就是追求语言的本真。语言的本真就是精神的自由，就是对世界的彻透。

在场的旗帜和使命是介入。介入让作家找到了精神的皈依，也让在场写作拥有了无穷魅力和多种可能。加上我们的包容、友善与责任感，我们的前景是无限开阔光明的。

2011年8月15日

目 录

在场的旗帜是介入 / 周闻道

引子:倾听镜子的声音 /1

仪式 /8

我的背后有个人 /36

有人说话 /64

细微错误 /66

转身与出手 /68

镜子的表演 /70

遗忘与错位之美 /89

上瘾性物质,哦,酒 /108

他人是面具 /147

城市经 /196

快乐的记忆 /218

藏与露 /222

记忆之痕 /224

气味 /226

紧张,以及旋转的城市 /228

引子：倾听镜子的声音

早餐时间基本固定，然后开车去单位，或直接去城市的某个地方办事。堵车是肯定有的，这是城市的必修课，堵在路上，听着交通台的“一路畅通”栏目。每天都在不自觉地应酬着，见些不想见的人，说些不想说的话，做些不情愿做的事。激情在层层叠叠的高楼下窒息着，暗暗咆哮着，似乎在等待某一个机会，冲天而出。我们每个人都惧怕这种席卷一切的海啸，但也在隐约之中期盼着发生点什么。

个性在身体经历了无数次磕碰捶打之后，早已杳无音讯、不知所向。再去寻找，我只找到了一堆的灰尘，并且无法绕过那一座座平坦的高山。个性与一艘远古的大船沉没于浩渺的远洋之中，离开港口已经很多年了，没有办法回去了，只有向前。我

们波澜不惊地放浪着自身。抛弃自己、找回自己，一个一生追求的命题。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命运，我也深陷其中。

在被放逐的大海上，时刻都会遇见同类。外表的相似性，近距离地倾听。走近身边的朋友，清晰地看见深藏于心的轨迹是如此令人痛惜。

一天接一天，时间绵绵不绝，没有尽头，我们疲惫地走在路上，很多东西好像在被我们改变。十年、二十年、四十年过去了，时间在镜子沉默的后面用另一面镜子的深度看着我们，眼神把记忆的影像远远地留在后面的那条路上。那条路，肯定在某个地方，那个十四五岁的自己，肯定留在那里，我们在不断地向前。

向前，是镜子眼神的一个内容，我们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了未来的自己，只是有些时候，我们不敢面对。我找到两面镜子相对着凝视，他或者她坐在我对面，我们相互延伸着。

很多时候，我们被一种挖空的心思提醒着，被横祸之血和那些骤然的恒久的告别者警示着——而，震惊和痛是短暂的；时间汹涌而来，我们照旧被早上的时光照耀着、牵着、引着，走上“康庄”大道。这是一条被涂满变异的金色的、被命名为拼搏和奋斗的路。

偶尔，会有另一个我在否认这些看似真实的现实，他在说话：“路上时间很长，没有尽头”。同时，他还会附加一句：“这些

都是谎言”。上天会突然收回向上的梯子。我们都承认生活在谎言和矛盾的尴尬境遇里，太极拳论中用“用意不用力”去化解“有力打无力”。

生活压是大部分中国人当下内外交织的一种力，不是借口。老人、小孩、爱人、情人、朋友、同事、领导，家庭、学校、工作，成绩、学分、钱、车、房子，以及各种消费，都是生活压的名词或动词的核反应堆。谁能保证这些核反应堆不会被一些疯子操纵？轻易就能想到，不久之前的南京大屠杀里，那些刀刃横在脖子上、睁着惊恐的眼睛的中国老百姓，以及那些被日本兵像焚烧掩埋瘦肉精猪场面一样的中国百姓尸体。

心灵核反应堆爆炸产生的效应同样如此可怕：那些在校园门口把刀挥向无辜孩子的凶手，那些工厂里不断传来四连跳、五连跳，甚至六连跳的连锁跳楼事件……这些都是心灵的核反应堆在个体身上的爆炸。

寻找和毁灭、引导和疏通这些心灵核反应堆，是我们的任务。药物只会是另一种病源，不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。虚荣心和面子情结，以及无法填充完毕的物质欲望，是心灵核反应堆的核心组成部分。

大地摇晃、裂痕开口，吞没着人类的建设。海水漫上陆地，房间在随水漂移中解体。破碎的山河，明证着生物的软弱无力。核反应的毁灭性、战争的狂妄、官僚的谎言漫天飞舞：成灾，这

是人不断膨胀的结果。没人寻找谎言的源头,即使有一个拳头出击,划出的也只是一根幼稚滑稽的线条,无声息地飘过黄尘的天空,最终——该继续的照旧,该发生的重复发生。压力还是压力,生活还是那些颜色。

这些,让我们在梦里控制不住自己的速度——而猝然跌倒。

失眠的黑夜里奔跑的时间,正在内外结合地侵蚀着我们。好像是头出了毛病?好像是颈椎劳损?好像是脂肪肝增厚?好像是缺氧?其实,物理的疾病,都源于精神和心理长期对阳光的视而不见、晦暗不清的生存环境和不良的空气,以及只有呼气没有吸气的身体运行而最终酿成。

心理不出问题才怪!

从古到今,心理问题与身体疾病长期共存,我们更多地用治疗物理的病痛来治疗心理,由此忽视了很多心理疾病和相应的治疗。随之而来的,是爆炸之后的毁灭,或是沉默之后的幸运,元气和身体受损伤深浅的区别而已。

环境刺激思维,导致一个又一个行为的出现。

我们与妄想、失眠、狂躁、分裂有多远?或者就仅有一墙、一纸之隔。身体的房屋后面有扇门,那扇门的后面有什么?

我才看见那扇门,我还站在门的外面。

那是怎样的一扇门:游浮在城市高楼最浅显和隐晦之地、